

織海鉤沉：社區染織工藝發展掠影

The Sea of Weaving Lines: An Overview of Dyeing and Weaving Projects in Two Communities

文・攝影／張永睿 Yung-jui Chang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技術組助理研究員)・圖版提供／力里社區、秀林社區

本文聚焦於屏東縣春日鄉力里社區、花蓮縣秀林鄉秀林社區的原住民織布工藝，探訪二區以社區發展協會為基地，進行傳統工藝文化之保存與教育的計畫梗概與發展，及其為建立文化識別性、納入環保概念所進行的工藝創新，為臺灣原住民織布工藝的發展重心提供了具體觀察。

Centering on the indigenous weaving craft in Lili, Chunrih Town, Pingtung, and Sioulin, Sioulin Town, Hualien County, the essay investigates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aft preservation and education projects initiated by loc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grams, and their craft innovations with cultural distinc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to illustrate the condition of indigenous weaving craft in Taiwan.

臺灣地處亞太要衝，百年來因舟楫航運之便，日常所需的絲綢布帛等類織品，大多仰賴與大陸江浙地區進行貿易通商而取得，在臺先民則多從事耕田種稻、甘蔗植栽等獲利較為豐厚的產業，但臺灣島內並未因此失去傳統染織工藝產業發展的機會。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的〈工藝志〉曾提及當時的原住民族群極善於織布，他描寫道：「……臺灣之番能自織布，以苧雜樹皮為之，長不滿丈。臺人購以為裙¹，善收汗。而水沙連番婦以苧麻雜犬毛為紗，染以茜草，錯雜成文，謂之達戈紋……。」²時至今日，許多人甚至將織布技藝視為臺灣原住民傳統文化載體的一部分。

近幾十年，臺灣多元族群文化意識與綠能環保產業抬頭，原本逐漸消失的染色與織布工藝產業逐漸復甦，特別是搭上社區總體營造順風

車後，彷彿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以染織工藝為推廣選項的社區很多，例如新北市三峽區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新店區新北市鄉土文藝推廣協會、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苗栗縣泰安鄉原住民工藝協會、宜蘭縣大同鄉四季社區、宜蘭縣南澳鄉南澳社區發展協會、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高雄市橋仔頭文史協會等，各具在地發展特色，鑒於本文篇幅限制，歎難在此一一列述。筆者日前走訪屏東及花蓮地區以原住民織布工藝為主的社區發展協會，在發展歷程與方向上做以下簡要介紹：

屏東縣力里社區發展協會：一塊斜紋菱格喪巾喚回遺失一百五十年的傳統技藝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部落，位處氣候炎熱的屏東半島，居民90%以上



利用傳統織織作（圖版提供／力里社區）

為排灣族，依傳統世居領域分類屬於巴武馬群（Paumaumaq），在社會嚴格維持的頭目、貴族、士族、平民階級背景下，發展出技藝精湛的裝飾工藝，特別顯示在衣著配飾上，不論是採用夾織、刺繡、綴飾或貼飾等各項編織技法，經常可見人頭、人像或百步蛇等具象圖案或抽象的幾何織紋。這些來自神話內涵或狩獵生活紀事的編織圖紋，為排灣族貴族階層以上所獨享，平民不可任意逾越，顯現其社會制度之嚴格。

和其他多數原住民族相同，排灣族織布所使用的纖維材料較早以苧麻為主、採集自野生區域或自行栽種，近代則透過與漢人、日人交易，取得草棉、羊毛或損壞之毯類織品，拆線成為織布線材。³ 更早前因社會環境變遷，許多日用布疋可以透過「交易」方式取得，日據時期某些族群因為日本人在臺推動皇民同化政策，而被迫放棄使用具有傳統精神象徵的圖紋服飾，促使裕餘的時間人力從事其他勞動時，織布這項技藝就逐漸隨著歲月流逝，慢慢在部落中消失。筆者在2013年底拜訪春日鄉公所社會課課長翁鈺華，出身山地鄉排灣族的她對於這項傳統文化技能消逝之快，特別能感同身受，席間她展示一件家傳的頭帶式喪巾，從夾織的纖維線材為棉、毛類織物與部落耆老皆不會這項織布



力里社區學員的掛飾作品

技術來進行初步判斷，估算中間兩代人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的工藝傳承斷層。她娓娓敘述說，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觀摩某場原住民文化特展，展場中陳列了幾件精緻的原住民傳統服飾，這些服飾勾起她連結自家還收藏著的祖傳漂亮手織布，家裡那件老人家用心琢磨穿梭的斜紋菱格喪巾，不論是用色、紋飾或織作技法，其實都不亞於這些展品，當下感嘆族人優秀織布技術失傳恐怕無以復得，那些早期族人花費巧思手工精製的作品，已被日本人、國內外公私立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家爭相收購保存，在部落裡的織品質量只會愈來愈低；另一方面，她亦思考如何積極喚醒遺留在族人血液裡的這項工藝基因。

透過織紋的分析與先人對話

觀摩啟發之後，她們開始在力里部落網羅十位有志傳承排灣族織布文化的社區媽媽，透過社區發展協會向屏東縣政府以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計畫申請訓練經費，考量到夾織挑花的技術早已失傳，排灣族內已無耆老輩工藝師可供諮詢的窘境，只能向外探訪名師，最後經原住民技藝中心介紹，聘請馮瓊珠、簡玲亮兩位資深染織工藝師前往部落教導。自2007年起，從排灣族傳統織水平背帶式織布機為基礎課程，將整經理線、挑織織作與圖案構成的原理傳授給學員，再由學員自行選用排灣族傳統圖案進行實作；當學員可以從自己的手中重新復刻、接續前人遺留的經緯挑圖紋時，跨越一百五十年中斷的時空彷彿透過這些經緯線，慢慢交織拉近……族人那份雀躍與感動的心情自然不在話下。

2009年8月發生重創高屏地區的莫拉克颱風災害，許多部落環境一夕之間山河變



瑞典籍設計師前來社區參訪



馮瓊珠講解織紋（圖版提供／力里社區）

色，珍藏的手織布也跟著電器家具泡在水裡，部落族人在災害後整理家園時，體悟到財物、環境可以購買或重建，而失傳的技術卻只會跟著泡在水裡的時間腐敗消失。在三年基礎課程後，翁鈺華建議協會加速學習，挑戰專屬排灣族的重要紋飾——人頭紋！這項貴族階級專屬的圖騰，一個中斷已久的繁複織法，就在眾人肩負的使命感中，透過學習先人的織作與成品互相對話，在2010年完成紋飾復刻。

排灣族精湛的織布工藝值得人們一再欣賞，但無法單靠織品本身去理解他們的文史脈絡，應該與社會結構、社會組織與部落發展歷史三者一起通盤衡量，或可說工藝產物是因為貴族階級制度的凝聚發展出來。⁴而在陶壺、琉璃珠與青銅刀排灣族



與先人的智慧對話——人頭紋研習成果



織娘的家，營造出織品工坊氣息的角落。

三寶之外，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未來我們似乎隱約可以期待第四寶——「排灣族手織布」的產生。

花蓮縣秀林社區發展協會：祖靈的眾多隻眼睛

學者廖守臣認為早期所泛稱的泰雅族可以再區分為兩個亞族，即泰雅亞族以及賽德克亞族，其中賽德克亞族的分支群有truku太魯閣群（德魯固）、takadaya德克達雅群、teuda道澤群⁵，原居於南投縣北部區域，祖先因世居領域擴張或尋找新獵場，部分支系陸續由原居地翻越中央山脈，向宜蘭南澳、花蓮立霧溪、木瓜溪流域附近遷徙；日據時期日本人為了防止高砂族再暴動與方便統治，曾強制進行大規模的部落遷移，部分遷至花蓮縣萬榮、

卓溪鄉，部分仍在秀林、新城鄉一帶。而遷居的部落中以太魯閣群占多數。艱困的山林環境適足以造就不凡的民族性格，該族以山林狩獵與編織技巧聞名，而今年剛好也是太魯閣族登記正名的第十年。⁶

目前秀林村居民約2,158人（2013年12月底資料）⁷，95%以上為太魯閣族，社區發展協會成立迄今已逾二十年，工坊目前有二十多名「織女」加入行列，平日推廣太魯閣族文化一向不遺餘力，對外發展成果的能見度也逐漸提高，特別是族人引以為傲的織布工藝領域。在往北不遠處的臺九線上，有間「織娘的家」販售社區織女織造的精美成品，總令前來參觀的遊客愛不釋手。

為了便利族群間的識別，太魯閣族也有自身的服飾圖騰，「很多人都知道我們太

魯閣族織布上面的菱形紋是『祖靈之眼』，但是你知道嗎？我們的祖靈之眼只有一個，其他圖織都代表其不同的意義……」，秀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Yuli Taki（漢名：連美惠）指著《太魯閣族織紋一百寶》圖冊說明，這本協會預計發行的太魯閣專屬圖紋，花費族人許多精神整理，裡頭詳細記載了織紋分析後的組織圖、織作工序與圖紋涵意。接著她解釋說，不是所有的圖案都稱為祖靈之眼，它可能是烈士之眼，可能是賢德之眼，可能是貓頭鷹之眼……從前部落耆老在織布設計這些圖案時，便直接賦予這些織紋、符碼相當多的內涵，而這些織紋必須被一一釐清後才能送給孩子，成為代代相傳的文化瑰寶。雖然有族人擔心這本書發行後自己的文化會被抄襲仿製，不過Yuli卻認為傳統織紋必須要推廣，讓更多人來了解太魯閣族的文化深度，而不是一昧故步自封、擔心別人來抄襲。

堅持手織工藝兼顧環保綠能

和國內其他原住民各族群相較，因為族群

別不同、文化層面的認同感不同，所顯示出來的外貌往往也大異其趣。秀林社區自然也有根基於傳統的手工藝服飾裝扮，但他們選擇不走傳統慣用的天然苧麻織路線。雖然苧麻是傳統太魯閣族經常使用的纖維線材，韌度強、拉抗力也較高，但質感硬挺，親膚性較不佳，況且其他強調恢復原住民傳統的部落，在這項材料的開發上已趨近成熟，協會已經不需再投入過度重複的資源去種植、紡績苧麻以取得線材，等產品開發需要使用時再向外購買。Yuli同時提到，目前協會開發產品所使用的纖維線材，大多採用竹炭、咖啡渣、寶特瓶溶融抽絲等類回收、再生後的纖維為經線，搭配羊毛或短纖維的貂絨為緯線，以增加織品與肌膚之間的親和力與舒適感，除了強調手織觸感與環保精神外，協會所開設的課程與產品開發皆以傳統文化為根基，輔以時尚設計與經濟銷售層面為考量。

協會要正常運作必須有相當的財務收支，除了商品展示、銷售所得的收入之外，協會也透過各種方式申請政府單位獎補助計畫。在某次一項計畫申請的簡報會議上，她們帶



秀林社區發展協會的推手
Yuli Taki




Yuli示範講解八綜桌上型織布機（圖版提供／秀林社區）



忙碌的織娘正挑織出美麗的花樣（圖版提供／秀林社區）

了協會成員新開發的幾件作品，當場向審查委員們展示並逐一說明，不料席間有位委員仔細端詳協會的作品後，質疑她們意圖矇混詐取經費，因為所提供的織品感覺像是市面上機器織造生產的布料，不太像是手織布，沒想到社區的人不以為忤，反而欣慰地當場感謝委員，因為這些作品都是學員多年來孜孜不倦、認真研習手織布的成果，等於當下獲得審查委員直接肯定他們的織造技術。Yuli談到這段回憶時，仍不免露出一絲以社區技術為傲的神情。

原住民能夠利用一些木棒、竹竿、捲經箱等簡單的織布工具，靠著居住環境隨手可得動植物纖維紡績出線材，再加上經年累月熟稔操作的繁複挑織技術，在一穿梭一緯線

的重複往返之間，就可以變化出令人讚嘆、嘖嘖稱奇如彩虹錦緞般的作品。雖然有些精美服飾早已被收集在博物館裡，進行人類學的形制研究或當做美術工藝品般透過紀錄、展示給後世的子孫及民眾觀賞，但先人創作這些東西的無形手感技術卻無法隨著紀錄成為博物館的典藏品。當然這些藏品是編織工藝推廣培訓者的追隨方向之一，或許能夠藉此研究、承襲、創新的，惟有焚膏繼晷堅持工藝技術本位的「人」，恰似印證了在《莊子》書中提到輪扁斲輪⁸的寓言一般，相信經由有志之士身體力行去推動社區染織工藝，將在地文化吸收與渲染後，能反芻出另一股風貌與「恣織不倦」的力量。

註釋

- 1 音「逆」，貼身內衣之意。
- 2 連橫，〈工藝志〉，《臺灣通史》第26卷，臺北市：幼獅文化，1981。
- 3 鈴木質著，林川夫譯，《臺灣蕃人風俗誌》，臺北市：武陵出版，1994。
- 4 李莎莉，《臺灣原住民衣飾文化：傳統、意義、圖說》，臺北市：南天書局，1998。
- 5 廖守臣，《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臺北市：世新出版社，1984。
- 6 依據《原住民族別認定辦法》，2004年1月14日行政院第2874次院會決議，通過太魯閣族成為臺灣原住民族第十二族。取自：http://cake.ey.gov.tw/pda/News_Content.aspx?n=4F2A6F26A44C68AC&sms=FF87AB3AC4507DE3&s=B02F1301A40DA813
- 7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各村地籍面積及人口數簡介。取自：<http://www.shlin.gov.tw/un01intro/un0102.aspx>，2014。
- 8 語出《莊子·天道》第十三卷末，輪扁（人名）斲輪（音「卓」，以刀斧砍削車輪，引申為製作車輪之意），向桓公說明做車輪的技術只能透過個人不斷操作去心領神會，「道」無法用言語說明。